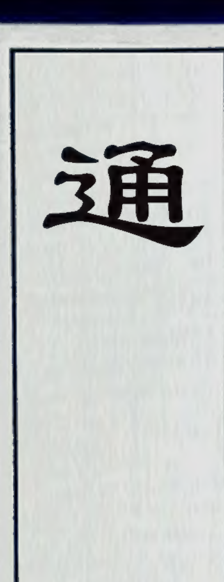


通紀

擘經室外集卷五

通紀七卷續五卷提要

唐馬總撰總有意林四庫全書已著録史偁總篤學雅吏事倥偬書不去前所著有年厤通厤行於世此書起自太古訖于隋季共十卷中閒厤代之事粗陳其槩展帙瞭然後荆南孫光憲者復輯全唐洎五代事蹟十卷以續總所紀率多未寔今自十一卷唐高祖起閩王審知止係孫氏所續然宋時即僅存其五卷矣晁氏讀書志云總書纂太古十七氏中古五帝三王及刪取秦漢至隋世紀興滅又取虞世南略論

分系于末今書中自四卷至十卷有公子曰先生曰者當即世南之略論也惜前三卷已闕無從補錄玉海所稱齊推序更無可考矣蓋總以史籍繁蕪故上索典墳迄于隋季以簡暢之筆成茲一編事簡而明辭約而該亦讀史者所不廢也

# 通紀卷第四

晉宣帝　景帝　文帝　武帝　惠帝

懷帝　愍帝　已上西晉元帝　照帝

成帝　康帝　穆帝　哀帝　廢帝

簡文帝　孝武帝　安帝　僞楚桓元附

恭帝　已上為東晉

晉高祖宣皇帝諱懿字仲達河内溫人姓司馬氏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黎黎為祝融歷唐虞夏商代序其職其後程伯休父周宣王時為司馬官克平徐方錫以官族因而氏焉祖雋潁川太守父防為京兆尹帝即防之第二子少有奇節聰明多大略博學洽聞伏膺儒教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魏武為

司空辟之帝知漢祚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痺不起魏武使人夜往刺之帝堅臥不動及魏武為丞相又辟為文學掾勅使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帝懼而就職與太子丕遊處及魏明帝即位令帝屯常安諸葛亮帥衆十萬出斜谷壘于渭水南原帝率軍禦之諸將欲住渭北以待之帝曰百姓積聚悉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進背水為壘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即諸軍無事矣亮果上原將北渡渭帝弟孚書問軍事帝復書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計中破之必矣與之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燒營而遁百姓奔告追之至其營壘獲圖

書粮穀甚衆帝審其必死曰天下奇士也辛毗曰尚未可知帝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粮穀今並弃之豈有人損其五藏而可以生乎追到赤岸乃知亮死審時百姓為之語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帝聞而笑曰吾便料生不料死故也先是亮遣使至帝問曰諸葛公起居何如日食幾米對曰三四升次問政事曰二十罰以上親自省覽帝告人曰諸葛孔明其能久乎務煩傷神吾可坐待其死竟如帝言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徵詣京師天子曰此不足以勞軍事欲必克故以相煩耳君度還幾時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一年足矣於是平之男子十五已上七千人皆殺之為京觀偽公卿已下皆伏誅時有兵士

寒凍乞襦帝不與之曰襦者官物人臣無私施齊王即
位帝與曹爽共執朝政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專擅
朝政兄弟並典禁軍帝不能禁於是稱疾不干政事爽
晏亦頗疑帝會李勝將莅荊州來侯帝帝詐疾篤令二
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帝不持杯飲粥皆流
出沾胷勝曰衆情以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帝
曰年老枕疾死在朝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北善為
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師昭兄弟為託勝曰當還忝荊
州非并州也帝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令為荊州盛
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
神已離不足慮矣故爽等不復設備嘉平元年正月
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帝於是據武庫奏太后

廢爽兄弟帝親帥兵出迎天子於洛水桓範勸爽奉天子幸許昌羽檄徵天下兵爽曰司馬公正當欲奪吾權耳吾欲因事還第不失作富家翁桓範撫膺曰坐卿滅吾族矣遂通帝奏而收爽及其黨皆誅之初使何晏治獄晏深刻窮竟冀以自免終亦夷晏三族天子以帝為丞相加九錫之禮初帝避魏武之命託以風痺嘗曝書忽遇雨帝不覺自往收之唯一婢見張后恐事洩殺婢以滅口親自執爨帝奇之後楊夫人有寵張后罕得幸帝嘗疾后往省焉帝曰老物可憎何須出也后恚欲自殺諸子亦不食帝聞而謝之后乃悅帝曰老物不足惜慮傷我好兒帝年七十三而崩天子素服臨弔喪儀依漢霍光故事晉國初建追尊宣王

武帝受禪上尊號曰宣皇帝帝內□而外寬性猜忌多權變魏武察帝有雄傑志又聞有狼顧相而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共食一槽甚惡之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相必傾汝家事汝其戒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之故免帝又勤於吏職夜以忘寢至於芻牧閒悉皆臨履由是魏武之意遂安誅曹爽之際大行殺戮皆夷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適人者皆殺之竟遷魏鼎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代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之事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晉祚安得長遠迹其猜忍蓋有符於狼顧也

公子曰諸葛亮冠代奇才志圖中夏非宣帝之雄謀

妙筭其孰能當斯勍敵者乎　先生曰宣帝起自書生參贊帝業濟時定難克清王道文武之畧實有可稱然多仗陰謀不由仁義猜忍詭狀盈諸襟抱至如示謬言於李勝委鞠獄於何晏愧心負理豈君子之所為以此偽情行之萬物若使力均勢敵俱會中原以仲達之奸謀當孔明之節制恐非儔也

肅宗景皇帝諱師字子元宣帝長子雅有風彩沉毅多大畧少流美譽與夏侯元何晏齊名嘗稱曰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宣帝誅曹爽深謀遠略與帝潛畫其事文帝不之知也將發之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帝寢如常而文帝卧不安席帝初陰養死士三千人散在人閒至是一朝而集衆莫知其

所出也宣帝崩議者咸云伊尹既卒伊陟嗣事天子命帝輔政四海傾注朝野肅然魏正元元年天子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張緝謀以夏侯元代帝帝知之豐知禍及乃肆惡言帝怒遣武士以刀鐶築殺之元緝並夷三族遂白太后廢天子為齊王歸藩迎高貴鄉公即位天子加帝相國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劒履上殿以彰元勳帝上訓於天子曰荊山之玉雖美不琢不成其器顏冉之才雖茂非學不宏其量仲尼云予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天子敬納焉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矯太后詔令移檄郡國為盟於關西之外各遣子質於吳以請救帝統中軍征之倍道兼行與欽相遇欽子鴦年十八勇冠諸

軍與十餘騎摧鋒陷陣所向披靡遂引去奔吳儉弃
衆宵遁追斬之初帝目有瘤使醫割之鴦之來攻驚
而目出懼六軍之恐蒙之以被痛甚齧被破而左右
莫知疾篤使文帝總諸軍崩于許昌年四十八晉
國建追為景王武帝受禪尊為景帝
太祖文皇帝諱昭字子上景帝母弟景帝崩天子命
鎮許昌尚書傅嘏帥六軍還京師帝用嘏及鍾會策
自帥軍還進位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劒履上殿
天子以帝三代宰輔政事非己出情不能安又慮廢
辱將臨軒召百寮而行廢黜召侍中王沈常侍王業
尚書王經出懷中黃素詔示之戒嚴俟曉沈業馳告
於帝帝召護軍賈充等備之天子知事泄帥左右攻

相府相府兵不敢動充叱諸將曰公畜養爾正為今日之事舍人成濟抽戈犯蹕天子崩于車中帝召百寮謀其事僕射陳泰曰可責斬賈充微以謝天下帝曰更思其次泰曰但見其上不見其次於是歸罪成濟而斬之殺尚書王經貳於我也與公卿議立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為天子進帝爵為晉王帝遣鄧艾伐蜀以少子攸為景帝後天子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立天子儀衛以子炎為太子晉國置御史侍中尚書諸衛將軍官屬諸方貢獻先歸相府帝崩年五十五武帝受禪追尊文帝　公子曰晉景文兄弟遞居宰相二人功德孰為先後　先生曰景帝少有名節見重當

時所以何平叔云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元是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故知王佐之才著於往日及誅爽之際智略已宣欽儉稱兵全軍獨克此足以見其英圖矣雖道戚三分而終身北面威名震主而臣節不虧侯服歸全於斯為美太祖嗣興克寧禍亂南定淮海西平庸蜀役不逾時厥功為重及高貴纂位聰明夙智朝野欣欣方之文武不能竭忠叶贊擬跡伊周遂乃偽殺彥士高貴鄉公字委罪成濟自逆貽節終享惡名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武帝諱炎文帝長子寬惠沉毅有大度初文帝以景帝□宣帝之嫡早終無後以弟攸為嗣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歸之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與焉

將議立太子屬意於攸何曾等固爭曰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代之才垂手過膝此非人臣之相由是遂定文帝崩嗣位相國晉王下令寬刑撫衆天子知四海宅心歷數有在□□太保鄭冲奉策禪位于晉帝即位改咸熙二年為太始元年太醫令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服典禮所禁焚于殿前勅內外敢有犯者罪之使王渾王濬伐吳平之送孫皓於洛陽收其圖籍剋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除其苛政示之簡易吳人大悅封皓為歸命侯吳之舊望隨才擢用帝乃臨軒大會引皓升殿群臣盛稱萬歲平吳之後諸將益增其爵西夷校尉郭欽上言勸因平吳之勢

驅夷狄於塞外不然者將為後患帝不納其計後果夷狄作難遂傾中夏立皇子衷為皇太子太子不惠直臣和嶠諫以為季代多偽而太子純質非四海之主臣憂不了陛下家事衛瓘亦以為言並不從帝南郊禮畢問劉毅曰卿以朕方何主也毅曰可方桓靈帝曰吾雖得不及古人猶克己為政南平吳越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平吳之後惑於內寵納孫皓宮人數十掖庭並寵者衆帝不知所之乃乘羊車恣其所去宮人竝見以竹枝插戶鹽汁洒地而引帝車帝曰羊亦為爾作方便邪至便宴寢拜馬軍胡奮女為夫人最蒙愛幸帝嘗與夫人博

爭道悞傷帝指帝怒曰真將種也夫人曰北伐公孫南拒諸葛非將種而何帝有慙色帝用近臣馮紞之譖遣齊王攸就國攸有德望朝野注心於是大失人心有著錢神論以譏賄貨公行太傅何曾每入侍坐終日帝不言經國遠圖但說平生常語曾還曰將恐身不免難能及嗣乎謂二子曰汝徒可免指諸孫曰此輩必遇亂死及孫綏果遇臨刑其兄嵩曰吾祖其神乎帝在位二十五年年五十五崩帝宇量宏厚造次必於仁恕容納讜言未嘗失色於人能斷大事有司奏御牛青絲斷詔以青麻代之平吳之後天下乂安怠於政事中朝之亂自此而起　公子曰武帝克平江表混一宇內可謂晉之明主乎　先生曰武帝平一

天下非曰不然至於創業垂統其道則闕矣夫帝王者必立德立功可大可久經之以仁義緯之以文武深根固蒂貽厥子孫一言一行以為軌範垂之萬代為不可易武帝平吳之後怠於政事蔽惑邪佞留心內寵用馮紞之讒言拒和嶠之正諫智士永歎有識寒心以此國風傳之庸子遂使墳土未乾四海鼎沸衣冠殄滅縣宇星分何曾之言於是信矣其去明主不亦遠乎

惠帝諱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九歲為太子泰熙元年四月武帝崩是日即位改元永熙尊皇后楊氏為太后立妃賈氏為皇后五年冬武庫災焚累代之寶孔子履漢高祖斬蛇劍王莽頭皆焚焉帝幼而口口心無所違妃賈充女為皇后后淫妬忌虐帝初母楊太后太后太

傅駿女也后遇姑無禮乃誣駿反使帝誅駿廢太后於金墉城餓殺之時太宰汝南王亮與太保衛瓘竝以名德執政后意多不得行乃使帝弟楚王瑋矯詔殺亮瓘后無子乃詐有孕取妹夫韓壽子尉祖養之太子適宮人謝氏之子少而聰惠后惡之譖太子亦廢於金墉城前西夷校尉司馬□纂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寃曰臣伏念太子適長養深宮沉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擇師傅下至群吏率取膏梁擊鍾鳴食之家空有寒門儒素遂不見事父事君之道古典太子以士禮與國人齒欲令知賤然後乃貴自□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非但東宮詣王師友文學亦取豪傑力能得者非能以道訓又無直亮三益之

節官以文學為號悉不讀書但共鮮衣怒馬縱酒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凌遲以此歎息令適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失子道尚可禁持重選師傅置遊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及涉歷艱難名行素立者使與遊處絕貴遊子弟輕薄賓客但道古今孝子養親忠臣事君及思愆過比日聞善庶幾可全帝不從賈后矯詔害太子梁王肜趙王倫矯詔廢賈后遂殺之司空張華僕射裴頠皆遇害倫自為相國如宣文輔魏故事明年倫篡位遷帝于金墉城於是齊王攸之子冏起兵討倫擒倫黨孫秀等皆斬之逐倫歸弟乘輿反正誅趙王倫河間王容表齊王冏窺伺神器有無君之心與成都王頴等同

會洛陽廢冏還第長沙王乂奉乘輿屯南止車門攻冏殺之容頴復舉兵討乂帝又遣乂帥軍禦之容將張方逼京師王師不利乃募王公家奴婢口口給兵食公私窮蹙詔命所至一成而已東海王越執長沙王乂幽于金墉城尋為張方所害河間王容表請立頴為皇太帝司徒王戎等奉帝北征頴頴遣其將石超拒戰王師敗績于湯陰矢及乘輿百官分散侍中嵇紹死之帝頰中三矢亡六璽遂幸超軍帝餒超進水左右奉秋桃超遣弟熙奉帝之鄴頴率群官迎謁道左帝下輿涕泣其夕幸頴軍頴又為王浚所攻大敗與帝單車走洛陽服御分散上下無賫御中黃門布被次獲嘉市麄米飯盛以瓦盂帝啖兩盂及濟河張方帥騎以

青蓋奉迎因刼帝幸長安行次新安寒凍甚帝墜馬傷足河間王容率官屬步騎三萬迎於灞上容前拜帝下車止之十一月詔曰天禍晉邦冢嗣莫繼成都王穎自居儲貳政績虧損四海失望其以王還第熾先帝愛子令聞日新□臣注望今以為皇太弟以河間王容輔政東海王越使將祁宏迎帝容敗走宏等大掠長安奉帝還洛陽帝乘牛車行宮藉草公卿跋涉既至升舊殿哀感流涕食餅中毒或曰司馬越之鴆也崩年四十八在位十六年帝為太子時朝廷咸知不堪政事衛瓘嘗侍宴撫武帝床曰可惜此座和嶠亦以為言武帝默然不答後武帝欲廢太子楊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乎太子遂定及居大位政出

群下紀綱大壞賂貨公行天下為之市賈焉帝嘗在華林園聞蛙聲問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或對曰在官地者為官在私地者為私及天下荒亂百姓姓餓甚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如此類也

懷帝諱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惠帝時宗室構禍帝冲素自守門絕賓遊不交人事專翫吏籍有名於時惠帝崩即帝位改永嘉元年王彌汲桑石勒劉聰所在寇掠京師餓甚帝羽檄徵天下兵謂使者曰為我語諸征鎮若今日尚可救後即無及矣時莫有至者百官流亡十八九帝召群臣會議將出奔而警衛不備帝撫手歎曰如何曾無車輿乃與朝士數十人導從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為盜所掠不得進而還劉曜

石勒入京師帝開華林園門欲幸長安為曜等追及曜遂焚宮廟逼辱妃后百官士庶死者三萬餘人帝蒙塵於平陽劉聰以帝為會稽公聰大會使帝着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惡之帝遂遇弒在位七年年三十秘書荀崧曰懷帝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遇承平足為守文之令主而繼惠帝擾亂之餘東海專政無幽厲之釁而有流亡之禍矣

愍帝諱鄴字彥旗武帝之孫吳王晏之子懷帝蒙塵京兆尹梁綜迎之改元建興時玉龜出灞水神馬鳴城南京師黑霧着人如墨連夜五日乃止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出於西方東行盜發漢灞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綵帛不可勝計時朝廷草創

服章多闕勑收其餘以實內府劉曜逼京師內外斷絶城中餒死米每斗直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太倉有麴数十餅侍中麴允屑其麴為粥以供帝至是復盡帝泣謂允曰今窘厄如此外無救援死於社稷是朕事也然念將士暴羅斯酷令欲聞城未陷為羞死之事庶全黎元免屠爛之苦行遺書朕意決矣乃遣侍中宋敞送牋於曜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櫬出降羣臣號泣攀車執帝手帝亦悲不自勝在位五年蒙塵於平陽聰臨殿帝稽首于前後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晉臣在坐者多失聲而泣帝為聰所弑時年十八帝之繼皇統也屬永嘉之亂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牆宇頹毀蒿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唯桑板署

號而已衆唯一旅公私有車四乘諸侯無勤王之舉故君臣窘迫以至殺戮　公子曰晉惠之時張華裴頠盡忠王室扶顛救危猶足南面何以坐視其弊危而不救焉　先生曰晉自太康之末風教淩遲俗澆薄為日久矣況惠帝稟質下愚賈后天性兇狡以兇狡之性役下愚之質猶縱烈火而燎于原野自揚駭滅後誅戮相繼八王力爭戎狄窺覦頹綱漏網一時崩潰非命代英雄不能正也張裴儒雅安足用之

右自武帝受禪至愍帝遇弒合五十二年

是為西晉中宗元皇帝興江東是為東晉

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琊恭王覲之子帝生於洛陽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所藉槀如始

刈及長有白毫生於日角之左高準龍顏目有精光顧眄煒如也年十五嗣位琅琊王惠帝時王室多故帝常推讓以免于禍沉深有大度不示灼然故時人未識焉唯嵇紹異之曰琅邪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從討成都王穎蕩陰之敗也帝懼禍及將出奔其夜月明而禁衛嚴警無由得去甚窘迫有頃雲霧晦暝雷雨暴至徼者皆弛因得潛出穎先令諸關無得出貴人既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後來以策鞭帝馬而笑曰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東海王越假帝揚州牧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鄴以顧榮為軍司馬賀循為參佐王敦王導周顗刁協等為腹心賓禮賢能存問風俗江東歸心焉時有玉冊見於臨

安白玉麒麟神璽見於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日有重暈皆以為中興之象及長安不守群臣上尊號帝不許西陽王羕等以死請之帝慷慨流涕曰孤罪人也唯有蹈節死義以雪天下之耻吾本琅邪王諸賢見逼不已乃呼奴命駕將返國群臣不敢逼請依魏晉故事許之即晉王位改元建武後愍帝崩問至帝斬縗居廬百寮上尊號乃即帝位改元大興王敦反據石頭帝遣使謂敦曰君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敦乃自為丞相録尚書事封武昌公尚書僕射多遇害帝崩于內殿年四十七在位六年帝簡儉冲素容納直言虛己待物初鎮江東頗以酒廢事王導深以為言帝命引

觴覆之於此遂絶所幸鄭夫人衣不重綵然恭儉之德雖充雄武之量不足秦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故始皇東遊以厭之改其地曰秣陵塹北山以絶其勢及孫權稱號自謂當之孫盛以為始皇逮孫氏四百三十七年考其歷數猶未也及元帝之渡江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應在此矣初云元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之遂為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佳者以毒酒鴆其將牛金恭王妃夏侯氏通於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　公子曰中宗值天下崩離創立江左俱為中興之主比於前代功德云何

先生曰元帝自居藩邸少有令聞及建策南渡興亡繼絶委任宏茂撫綏新舊故能嗣晉配天良有以也

然仁恕為懷剛毅情少是以王敦縱暴幾危社稷盧
國舒禍其周平之匹乎
明帝諱紹字道畿元帝長子也幼而聰哲年數歲元
帝嘗置膝上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
孰遠對曰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
日宴群臣又問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之對曰
舉頭唯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立為太子性寛
厚至孝有文武才略元帝崩即位改元太康時王敦
謀逆帝與王導溫嶠等決計征之敦屯于湖陰帝欲
察其營壘乃乘駿馬微行至湖陰敦方晝寢夢日環
其城驚起曰此必黄鬚鮮卑奴來也何以不縛帝母燕
代人狀類外氏敦故謂帝云敦使五騎追之會帝適

去馬有遺糞以水灌之逆旅賣飯嫗帝以七寶鞭與
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鞭示之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
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傳翫久之又見馬糞冷以為信
馬後大破敦軍敦憤惋而死帝在位三年年二十七崩初
王敦將移神器挾震主之心帝以弱制強潛謀獨斷
廓清大祲撥亂反正雖饗國日淺而規模宏遠矣
成帝諱衍明帝長子太寧三年立為太子八月明帝
崩即位尊皇后庾氏為太后臨朝稱制改元咸和祖
約蘇峻反卞壺戰敗遇害庾亮又敗於宣陽門於是
王導陸曄孫崧等衛帝於太極殿賊乘勝麾戈接於
帝坐突入太后後宮左右侍人皆遭掠奪時太官唯燒
餘米數石以供御膳百姓號泣震響都邑太后以峻

逼辱憂崩年三十二峻遷帝石頭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溫嶠庾亮等帥舟師四萬攻峻於石頭斬之賊黨復立峻弟逸為帥又大敗帝御于溫嶠舟中群臣頓首號泣請罪時大兵之後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為宮五年帝幸司徒王導帝置酒大會是歲石勒僭即帝位八年石勒遣使致賂詔焚之帝在位十七年年二十二崩帝少聰敏有成人之量蘇峻之亂南頓王宗被庾亮誅之帝不知及峻平帝問亮曰白頭翁何在亮對曰以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誅之人言舅作賊復如何亮懼色變庾懌曾送酒於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與犬犬斃允之懼而表之帝怒曰大舅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聞飲藥而死嘗欲作射

堂計用四十萬金以勞費乃止雄武之量雖慙於前
王恭儉之德足追於往哲矣
康帝諱岳成帝母弟成帝崩即位改元建元諒陰不言委
政於舅庾冰何充立子聃為皇太子帝在位二年年
二十三崩子穆帝立
穆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子即位年二歲尊皇后褚氏
為皇太后臨朝稱政永和元年太后設白紗帷於太
極殿抱帝臨軒改元以桓溫為安西將軍攻蜀平之
升平元年帝加元服始親政事大赦改元佽飛督王饒
獻鴆鳥帝怒鞭二百使殿中御史焚其鳥於四達之
衢李勢降符堅率衆入關慕容儁僭帝位於中山帝
在位十七年年十九崩

哀帝諱丕字千齡成帝長子初封琅邪王累遷驃騎將軍穆帝崩太后令曰帝奄不救允嗣未建琅邪王丕中興正統明德懋親昔在咸康屬當儲貳以年尚冲幼未堪國難今義望情地莫與之比其以王奉大統百官奉迎于琅邪第遂即帝位帝雅好黄老斷穀餌長生藥服食過度中毒崩于西堂在位四年年二十五

廢帝諱奕字延齡哀帝母弟哀帝崩即位桓溫自廣陵詣闕因圖廢立宣崇德太后令廢帝為東海王帝着白祫單衣下西堂乘犢車出神獸門群臣拜辭莫不歔欷在位六年初桓溫有不臣之心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軍敗威名頓挫遂圖廢立以長威權然憚帝守道恐招時議以宮闈重閟床第易誣乃言帝

為閫遂行廢辱帝每以為慮嘗名術人扈謙筮之卦成曰晉室有磐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象竟如其言咸安二年降封帝為海西縣公帝知天命不可再興深慮橫禍乃杜塞聰明無思無慮終日酣飲耽于內寵有子不育庶保天年時人憐之遂作歌焉朝廷以帝安於屈辱不復為慮太元十二年崩年四十五

簡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幼而岐嶷郭璞見而奇之謂人曰興晉祚者必此人也及長清虛寡欲尤善元言初封為琅邪王永和初崇德太后臨朝拜大將軍錄尚書事廢帝徙封會稽王進位丞相太后詔曰丞相會稽王體自中宗明德劭令英秀元虛神棲事外阿衡三世道化宣流人望攸屬為日久矣宜

從天心以統皇極主者明依舊典以時施行於是大司馬桓溫及百官奉迎即帝位改元咸安溫逼新蔡王晃詣西堂自列與武陵王晞謀反帝對之流涕溫皆收付廷尉帝不許溫固執至于再三詔報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覽之流汗變色不敢言乃徙晞于新安立昌明為皇太子帝在位一年崩年五十三帝少有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為意凝塵滿席湛如也桓溫威震內外帝懼廢黜中書侍郎郗超請急省其父帝謂超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詠庾闡詩云士痛朝危臣哀主辱遂泣下沾襟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謝安

稱為惠帝之流清談差勝耳　公子曰東晉自元帝已下何為賢主　先生曰晉自遷都江左彊臣擅命垂拱南面政非己出王敦以磐石之宗居上流之口負才矜地志懷悶悒明帝之雄斷王導之忠誠則晉祚其移於他族矣若使降年永久佐任群賢因瀍澗之遺黎乘劉石之衰運興復中原不難圖也

孝武帝諱昌明簡文第三子初封琅邪王簡文崩上即位改元寧康崇德太后臨朝攝政太元元年帝加元服太后歸政帝始臨朝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內殿引沙門居之八年苻堅帥衆寇淮遣征討都督謝石冠軍謝元等戰于淝水大破之初聞大舉衆號百萬朝廷將謀元帥衛將軍謝安曰惟兄子元可當北

任即遣元及安子玄率鋭士八萬擊破堅軍始聞有□軍擧朝咸懼桓冲在荆州遣軍援國謝安怡然不懼止冲之時冲對寮佐歎息以為必敗及破賊有驛書還報安安了無喜色朝野服其度量詔以琅邪王導子為中軍將軍帝母弟也無才能但以親擧用殷仲堪王恭皆帝心膂姚萇背堅起兵於北地慕容冲僭帝位代王圭國始稱魏帝在位二十四年年三十五崩帝幼而聰悟簡文之崩時年十歲至晡時不臨左右進諫荅曰哀至即哭何常之有謝安嘗歎以為精理不減先帝威權已出雅有人主之量既而沉於酒色為長夜之樂末年有長星晝見帝心惡之夜於華林園擧酒祝之曰長星勸爾一盃酒自古豈有萬歲天子

邪太白連年晝見地震水旱為變者相屬醒日既少而傍無正人竟不能改時張貴人有寵年近三十帝戲曰爾年當廢矣貴人潛怒向夕帝醉遂崩于清暑殿初簡文見讖曰晉祚盡昌明及帝之在孕也李太后夢神人曰汝生男當以昌明為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為名簡文悟乃流涕後至帝崩而晉祚傾矣

公子曰中興之政咸歸大臣唯孝武為君威福自己外摧彊寇人安吏肅比於明帝功業何如　先生曰孝武克夷外難乃謝安之力也非人主之功至於委任會稽棟梁已橈殷王作鎮亂階斯起昌明之讖乃驗於茲加以末年沉妟卒致傾覆比蹤前哲其何遠乎　公子曰謝安為相可與何人為比　先生曰昔顧雍封侯之日

而家人不知故前代稱其賢乎夫以東晉衰微江左凋弊戎狄交侵彊埸日駭況永固符堅英主親率百萬符融名將執銳前驅屬賞衡之甫距騁張蚝之鋒鍔先業賓館以待晉居強弱而論雖鴻毛大山不足為喻文靜深拒桓冲之援不喜謝元之書則勝敗之數固以在於胸中矣斯人也豈以區區萬户之封動其方寸矣若論其度量近古已來未見其匹惜哉不與八元三傑齊衡接軫驤首太階贊升平之業矣

安帝諱德宗孝武長子武帝崩即位後以稽王道子為太傅攝政兖州刺史王恭舉兵以討僕射王國寶為名甲申殺國寶以悦恭恭乃罷兵恭入與桓元舉兵反劉牢之敗恭斬之桓元又與王師戰王師敗績桓

元自為侍中楚王十一月遷帝于尋陽元篡位劉裕與何无忌劉毅等舉義兵破元衆輿反正劉裕為侍中盧循頻敗王師乘勝至淮口劉裕擊走之裕又伐姚泓克長安帝在位二十二年年七十三崩帝不慧自少及長口不能言雖寒暑之變無以辨也凡所動止皆非己出故桓元之篡因此獲全初讖云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欲禪代密使王韶之縊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

偽楚桓元字敬道大司馬桓溫子為江州刺史形貌瓌偉風神踈朗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率衆下京師朝廷震駭以元為丞相遂篡帝位司徒王謐入解璽綬遷帝于尋陽以王謐為丹陽尹卞範之為將軍殷

仲文為佐命桓謙為楊州刺史桓徵為吏部尚書王綏為中書令謝混為侍中皆人表也元性貴奇好異志無一定紛摘纖微以示聰悟自篡逆之後驕奢荒侈不理政事馳騁畋獵不捨晝夜百官皆繫馬省前文武困之百姓力竭宋武帝隨桓脩朝元元厚禮之元妻謂元曰劉裕龍行虎步瞻視不凡恐非久居人下元曰吾方清中原非劉裕莫可以計事待關隴平定徐思其宜及舉義旗元有憂色謂左右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擔石之儲而樗蒲一擲百萬何无忌劉牢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慮不成宋武大破桓謙于覆舟山元曰朕其敗乎曹靜之對曰人怨神怒臣實恐懼元曰人或有怨神復何怒靜之曰遷

晉七廟飄泊江湄大楚之際不及於祖此所以怒也遂嘿而無言乃馳出西掖門而走参軍胡蕃攬元馬控曰羽林細射皆楚人也受累代恩澤不驅令一戰是欲何歸元不對但舉策鞭馬而走累日不食或進糲粥噎不能下其子升年五歲抱元胸撫之而泣元悲不自勝督護馮遷追斬之僭位一年　公子曰桓元聰敏有夙智其才遠略亦一代之異人而遂至滅亡運祚不終何也　先生曰夫人君之量必器度宏遠虛己應物覆載同於天地信誓合於寒暄然後萬姓樂推而不厭也彼桓元者蓋有浮狡之小智而無含宏之大德值晉室衰亂威不迨下故能肆其爪牙一時篡奪安國治人元聞焉爾以僥幸之才逢神武之運至於夷滅

固其宜也

恭帝名德文安帝母弟桓元簒位與安帝俱在尋陽元死桓振奄至躍馬奮戈直至階下瞋目謂安帝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帝乃下床謂振曰此豈我兄弟意也振乃下馬致拜安帝崩劉裕以帝為嗣明年裕至京師帝乃遜位于裕裕以帝為零陵王居秣陵行晉正朔車輿旗服一如其舊有文而不備其禮帝在位三年後為裕所殺年三十六始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使郭璞筮之曰享二百年至此一百四載然丁丑係西晉終年入宋所餘唯一百二歲璞固以百二之期促故婉而倒之為二百也

右自元帝中興至恭帝遜位于九十一帝一百四年

是為東晉通西晉共十八帝合一百五十六年而禪于宋

通紀卷四終

# 通紀卷第五　自前涼終北燕曰十六國

後燕慕容垂 寶 盛 熙
南涼禿髮烏孤 利鹿孤 傉檀
南燕慕容德 超
西涼李暠 士業
北涼沮渠蒙遜 茂乾
夏赫連勃勃昌 定
北燕馮跋 宏

前涼張軌安定人也漢張耳十七代孫明敏好學以時多難陰圖據河西筮遇泰之觀乃投策曰霸者兆也晉武帝時為涼州刺史及懷帝在長安京師苦旱軌遣杜勳獻馬五百匹布三萬匹王彌逼洛陽軌遣將軍張斐等率精騎五千來衛京師愍帝即位

拜軌侍中大尉涼州牧在州十三年依晉正朔卒謚
曰武公子寔代立
寔字安遜敬賢愛士以秀才為中郎將軌死州人以寔
代軌寔知劉曜逼遷天子大臨三日元帝即位于建
鄴寔猶稱建興六年亦從中興之所改也劉曜大掠
關中死者十有八九焉惟涼州獨全初永嘉中長
安謠曰秦川中血没腕惟有涼州倚柱觀至是驗矣
寔自稱晉王在位六年為左道劉宏所殺弟茂立
茂字成遜虚靜好學不以名利嬰心州人以寔子駿方
幼奉茂為牧猶稱建興茂築靈鈞臺周輪十八餘堵
武陵人閻曾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言何故勞百
姓築臺乎辛巖以曾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人

曾稱先君之令何嫉乎乃命止役後令參軍陳珍大破劉曜軍口口疾亟執駿手泣曰昔吾先人以孝友見稱汝當謹守臣節在位五年年四十八卒無子駿立

駿字公度幼而奇偉卓然不群嗣偽位猶稱建興十二年長史范禕請改年號駿不從起蘓光殿殿之四面各起一殿並依方色四時居之駿在位刑清國富群臣盡力後稱藩於石勒在偽位二十二年卒子重華立

重華駿第二子寬和懿重沉毅少言父死嗣位時石季龍使將麻秋侵寇不輟涼州震動府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議者舉將多推宿舊且韓信之舉非舊名也穰苴之信非舊將也呂蒙之進非舊勳也魏延

之用非舊德也蓋明主之舉唯才所授主簿謝艾兼資文武請委以專征重華召艾問以計策艾曰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為殿下禦之重華大悅遂以步騎五千令艾討之麻秋率衆抵禦艾乘軺車冠白帢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動艾下車踞胡床指麾處分賊以為伏兵發也懼不敢進秋軍乃退艾乘而擊之俘斬甚衆秋匹馬奔大夏重華在位十一年年六十卒子靈曜立

靈曜年十歲嗣為伯父祚所殺伯祚立

祚博學雄毅有政事矯重華遺令廢靈曜尋殺之

遂僭位淫亂不軌爲張琚所殺立曜弟元靚

元靚字元安年十四在僞位九年爲天錫所殺

天錫駿少子也元靚以天錫專政與大臣謀討天錫事洩元靚遇害宣言暴薨天錫自號涼州牧後符堅之師大至諸將相繼敗死天錫大懼出城自戰又敗乃降其國遂滅在僞位十四年

右前涼九主七十六年據涼州爲符堅所滅

後蜀李特巴西宕渠人少仕州郡雄武善騎射沉毅有大度隨流人入蜀至劒閣箕踞歎息顧眄險阻曰劉禪有如此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後妆合七千餘人攻成都自稱益州牧建初元年羅尚斬之在位三年弟流領其衆尋死諸將共立特子雄復據益州

雄特子母羅氏夢大虵遶身有孕十四月生雄身長八尺三寸美容貌少以烈氣聞特死僭稱成都王繫羅尚敗之僭即帝位改元大武雄性寬厚簡刑約法時海内大亂而蜀獨無事僭位三十年死立兄子班班雄兄蕩子僭位一年為雄子越所殺越讓位於期期雄第四子聰慧好學僭位三年為壽所殺壽特弟驤子於期為從父叔以兵襲成都殺期即僭位五年而死

勢壽子長七尺九寸署帶十四圍壽死即偽位大司馬桓温伐勢至城下縱火焼其城勢乃夜遁尋縛於軍門温送首建康僭位五年而敗

右後蜀六主四十六年而滅

前趙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以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中平中單于羌渠使子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羅死子豹為左賢王即元海父元海齠齔英慧及長嗜學尤好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後習武事妙絕於衆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三根長三尺六寸太原王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渾屢言於武帝帝召與語大悅之謂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鑒雖由余日磾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儀容機識誠如聖旨然文武之才幹賢於由余日磾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帝稱善及惠帝失馭寇盜蜂起

成都王穎表元海行寧朔將軍後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元海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十餘萬恐非宿衛所能禦之請為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可保發否鮮卑烏丸勁速如風雲何易可當吾欲奉乘輿還洛陽避其鋒銳徐傳檄天下以順逆制之君意如何元海曰殿下武皇帝子有殊勳於王室威恩光洽四海欽風孰不思為殿下捐軀者哉何難發之有乎王浚豎子東瀛疎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一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可復至乎縱達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紙檄尺書誰為人奉之且東胡之悍不踰五部願殿下勉撫士衆靖以鎮之當為殿下以二部摧東瀛三

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矣頡悅拜元海北單于元海至左國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於離石元海謂劉宣等曰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唯德所授耳遂僭即漢王位永嘉二年僭即皇帝位改元永鳳以永嘉四年死在偽位六年子和立

和元海長子身長八尺雄毅美姿儀元海死嗣位其衛尉西昌王劉鋭宗正呼延攸恨不參顧命説和曰先帝不惟輕衆之計而使三王摠彊兵於内大司馬握十萬勁卒於近郊陛下今便為寄主耳此之禍難未可測也和然之遂攻聰其年為聰斬于光極殿

聰字元明元海弟四子聰生夜有白光之異形體非

常幼而聰悟好學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書善屬文著述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弓彎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謂元海曰此兒吾所不測也弱冠遊京師樂廣張華尤異之元海為大單于拜聰為鹿蠡王既殺其兄和遂僭尊位改元光興使劉曜攻陷洛陽虜懷帝以為特進引帝入宴謂帝曰卿為王時朕與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製樂府詞示朕謂朕曰聞君善為詞賦試為看之朕時與武子俱為盛德頌卿言善者久之卿頗憶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甚邪帝曰此

殆非人事皇天之意也大漢將應乾受籙故爲陛
下自相驅除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業九族敦睦陛
下何由得之聰爲貴嬪劉氏起鷂儀殿廷尉陳元達
入諫聰大怒曰吾爲萬乘主將營一殿豈問爾鼠子
乎不殺此奴沮亂朕心朕殿何由得成將曳出斬之元達
先鎖腰而入至即以鎖遶樹左右曳不能動曰朱
雲有言願得與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
何如主也聰乃解引元達謝之又使劉曜攻陷長安
城以愍帝歸于平陽聰僭位九年死
曜元海族子少孤見養於元海幼而聰慧有奇度年
八歲從元海獵于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莫不
顛仆曜神色自若身長八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

白目有精光鬚髯百餘根而皆長五尺性落拓高亮與衆不群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聰死遂僭位改元光初爲泰等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于曜徙都長安國號趙時劉岳與涼州刺史張茂相持河上曜自隴右長驅至河西戎卒二十八萬臨河列營百餘里中金鼓之聲沸河動地其軍旅之盛未有斯比茂懼遣使稱藩石勒率大衆來曜陣于洛西南北十餘里曜揮陣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奔退馬陷石渠墜于冰上爲堪所執送于勒所後爲勒所殺僭位十年

右前趙四主二十六年爲石勒所滅

後趙石勒上黨武鄉羯人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于中庭見者咸異之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謂左右曰向者□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及長壯健有膽力所居武鄉北山原上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人狀貌奇異志度非常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惟鄔人郭敬陽曲寗驅以為信然並加資贍勒亦感其恩厚為之力耕每聞鞞鐸之音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大安中并州飢甚東瀛公騰執諸□詣山東賣充軍實兩胡連一加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既而賣與茌平人

師惟惟奇其狀貌而免之惟家隣於馬牧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後劉元海稱帝勒與王陽支雄等八騎爲羣盜後衆十餘萬引張賓爲謀主進攘襄國王浚遣鮮卑段就六眷末杯等步騎五萬以討勒時城隍未修乃於襄国築隔城重柵設障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陽勒分遣諸將挑戰頻敗勒將大陣以決之顧謂張賓孔萇曰何如賓萇俱曰聞就六眷尅取來月上旬送死北城其大重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可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杯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爲迅雷不及掩耳勒即以孔萇爲攻戰都督造突

門於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陳未定躬率將士鼓譟於其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杯就六眷等衆遂奔散勒又以兵襲幽州生擒王浚劉琨遣將軍姬澹率衆十餘萬討勒勒將拒之或諫曰澹兵馬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勒曰澹大衆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未齊可一戰擒之何彊之有若澹乘我之退顧乃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立斬諫者以孔萇爲前鋒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於山上分爲二伏兵勒輕騎與澹戰而收衆僞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兵發夾擊澹軍大敗之獲鎧馬萬疋并州降于勒琨遂奔季龍等百餘人上疏勸稱尊號勒下書曰孤猥以寡

德忝荷崇寵夙夜怵惶如臨深薄豈可假尊竊號取譏四方昔周文以三分之重猶事殷朝小白以一匡之盛而尊周室況國家道盛殷周孤德卑二伯哉其亟止斯議勿復紛紜季龍等又上疏曰殿下鞭撻宇宙彌成皇業普天率土莫不來蘇嘉瑞休祥日月相繼山川夷靜星辰不孛誠應升御中壇即皇帝位使攀附之徒蒙尺寸之潤勒西向而讓者五南向而讓者四百僚皆叩頭固請乃許之國稱趙改元建平晉征北將軍祖逖牙門將童建降于勒勒斬首送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之惡也逖遣使報謝自是青兗間壘壁叛者逖皆不納勒雅好文學常令儒生讀漢書而聽之

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以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資英達如此勒以兵十萬攻劉曜于洛陽擒之因置酒高會飲酣謂徐光曰朕方古創業何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已來無可比也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太過朕若遇高皇當北面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朕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之皎然終不學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僭位十五年死夜葬山谷間人莫知其處

宏字大雅勒第二子虛襟愛士恭謙自守勒謂徐光

曰大雅愔愔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至漢文元默而守之聖人之後必代勝殘此天道也
勒大悅宏在位一年為季龍所廢
季龍勒從子身長七尺五寸趫捷便弓馬勇冠當時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料别善惡坑斬士女鮮有遺類
栺受攻討所向無前故勒使以專征之任後廢宏僭位改元建武時豪戚侵恣賄賂公行季龍患之擢殿中御史李巨為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是百寮震懾州郡肅清季龍曰朕聞良臣猛獸高步通衢而於狼避路信矣哉僭位十三年卒子世立
世立三十三日為兄遵廢遵自立
遵立一百八十日為石閔所殺閔立石鑒

鑒立一百三日爲閔所殺閔遂誅諸口一日之中斬首數萬千時高鼻多鬚濫死者大半

右後趙六主三十四年為石閔所殺

石閔者季龍養子善謀策勇力絶人既殺石鑒遂僭位國號大魏改元永興復姓冉戎卒三十萬旌旗鉦鼓綿亘百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也慕容儁遣慕容恪率衆伐閔閔與恪十戰皆敗之恪乃以鐵鎖連馬揀善射者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閔所乘赤馬日行千里左杖雙刃矛右執鈎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躍馬潰圍馬死而爲恪所擒送至龍城斬于遏陘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傳國璽入晉

前秦苻健字建業略陽氐人父洪屬永嘉之亂乃散千金召英傑之士訪安危之術自稱三秦王後爲麻秋所殺健將兵入關據長安僭即帝位於太極前殿建元皇始與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宮垂心政事關右稱來蘇僭位四年死雄洪口字元才少善兵書多謀略爲佐命元勲及卒健哭之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奪元才之速乎

生健子幼而無賴及長力舉千斤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絶一時健死僭即帝位改元壽光有司奏太白犯東井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當渴也何所怪乎或言陛下聖明御宇天下唯歌太平生曰媚我引而殺之或言陛下刑

罰失度曰謗我亦殺之生僭位二年爲堅所殺
堅字永固雄之子生時有神光自天屬于中庭垂手
過膝目有紫光旣殺生以僞位讓兄法法自以庶孽
不敢當堅以群寮固請乃僭稱大秦天王改元
曰永興呂婆樓薦王猛於堅及相見如元德遇
孔明也乃改猛爲始平令猛下車刑政清嚴鞭殺一
吏堅怒之猛曰宰寧國以禮理亂邦以法臣始殺一
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肅清軌法者甘心鼎鑊堅
曰王猛乃夷吾子產之儔也歲中五遷後率諸將
伐慕容暐暐遣慕容評救二城評敗猛遂圍鄴堅
聞之留太子宏守長安自率精銳十萬向鄴七日而
至安陽猛乃至安陽迎堅堅曰昔亞夫不出軍門

而迎文帝將軍何臨敵而棄衆乎猛曰臣每覽亞夫之事常謂前却人主以此爲名將竊未多之臣奉陛下聖筭擊垂亡之虜若摧枯拉朽何足慮也監國冲幼鑾駕遠臨脫有不虞其如宗廟何堅遂攻鄴陷之執慕容暐堅悉散暐宮人珍寶以賜將士河北平於是外國朝獻者十餘國大宛獻天馬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堅曰吾思漢文返千里馬乃悉還之初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至是堅收起居注而觀之見其事慙怒乃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已死乃止後王猛子皮謀反事洩堅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爲田不聞爲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徵也赦

不誅徙皮朔方堅引群臣會議曰吾統承大業垂三十載芟夷逋穢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未嘗不臨食輟哺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略計兵仗精卒可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啓行薄伐南裔以爲如何僕射權翼對曰臣以爲晉未可伐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冲江表偉才可謂晉有人焉未可圖也堅默然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對曰今晉有長江之險朝無昏貳之釁臣愚以爲利用修德未宜動師堅曰仲謀澤洽全吳孫皓因三代之業龍驤一呼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以吾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有何不可苻融曰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伐也堅少子詵曰聞季良

在隨楚人憚之宮奇在虞晉不闚兵國有人焉故也
令晉有謝安桓沖陛下伐之是虛行也臣竊惑焉堅
曰令有勁卒百萬文武如林鼓行而摧遺晉若高風
之隕秋籜朝廷内外皆言不可吾實未解所由吾意
決矣不復與諸卿議也遂遣征南苻融爲先鋒堅發
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旗鼓相
望東西萬里水陸齊進晉遣都督謝石謝元等水陸
七萬拒融至壽春登城而望見晉師部伍齊整將士
精銳又北望八公山草木皆類人形謂融曰此亦勍
敵也遂進師列陣臨淝水晉師不得渡元遣使謂融
曰君懸軍深入逼水爲陣此持久之計豈欲戰乎若
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群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

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馳騎略陣馬倒而爲晉師所殺軍遂大敗堅退至長安慕容冲起兵攻長安堅責冲曰爾輩群奴何爲送死冲曰奴即奴矣旣猒奴苦復取爾相代堅大怒乃誅暐父子及其宗族時長安大飢人自相食諸將歸而吐肉以飴妻子堅率衆登城身貫甲冑飛矢滿身血流被體遂奔隴上慕容冲入據長安放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姚萇遣將圍堅於五將山遂執之縊于新平佛寺年四十八初有童謠云阿堅連牽三十年堅僭位二十七年而亡

丕堅庶子出鎮于鄴爲慕容垂所逼遂奔晉陽爲晉將擊殺之

登堅之族孫度量不群好爲奇略及堅敗與姚碩德
相持時歲旱人飢每戰殺賊名爲熟食謂軍人曰汝
等朝戰暮便飽何憂飢邪士衆從之噉死人輙飽能
鬭登僭位後爲姚興將尹緯所殺

右前秦五主四十四年為姚萇所滅

前燕慕容儁昌黎鮮卑人祖廆父皝代為單于儁姿
貌魁偉博覽群書平冉閔詐言得璽乃僭即皇帝位
建元元璽據鄴城河南汝頴皆下之儁疾謂慕容恪
曰景茂冲幼處其未堪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屬汝
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刑措不可以亂
正統也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邪恪曰陛下若以
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儁曰汝行周公

之事吾復何憂及雋僭位十一年而死

暐字景茂雋子雋死僭即帝位改元建熙使侍郎梁琛聘于符堅琛言於慕容評曰秦揚兵講武運粟陝東以琛觀之無久和之理且符堅機明好斷納善如流王猛有王佐之才鋭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終爲人患者其王猛乎暐評不以爲虞俄而堅遣王猛率衆伐暐大破評軍遂尅鄴擒暐暐僭位十一年爲堅徙於長安後殺之

右前燕二代據鄴十九年爲符堅所滅

後秦姚萇字景茂赤亭羌人也父弋仲石勒以爲將軍及季龍殺石宏自立弋仲謂季龍曰奈何把手受託而反奪之乎季龍憚其正直不之責弋仲有子

四十二人年七十三卒萇即弋仲第二十四子少聰敏多權畧符堅以為龍驤將軍堅死萇自稱秦王以尹緯爲謀主遂據長安僭帝位國號大秦改元建初置酒高會謂尹緯曰卿好不自知每比蕭何真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時符登尚爲萇患諸將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日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溫故知今講論道藝駕馭英雄收羅儁異三也董率大衆履險若夷上下咸允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建立功業策任羣賢者正望筭畧中有片長耳萇疾夢符堅將天官使者

鬼兵數百突入宮中萇遂狂言或稱臣殺陛下者凡萇

非臣之罪言訖而死僭位十年子興立

興萇長子萇死僭即帝位改元皇初方日月薄蝕降號

稱王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

劉裕誅桓元迎復安帝移遣使請南鄉諸郡群臣咸

諫以為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伏義起微匡

輔晉室若何惜數郡而不成其美遂割南鄉十二郡

歸于晉興以國用不足增關津之稅魚鹽竹木皆有

賦焉群臣咸諫曰王者子育萬邦不宜奪百姓之利興

曰能踰關梁通利於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損其餘

以裨不足有何不可乃行之興謂群臣曰卿宜明揚

側陋助吾舉賢至於智效一官行著一善吾皆歷

級而進之不使有後門之歎儀射梁喜曰奉旨求賢不曾休倦未見儒雅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代地之賢興曰自古霸王之起也莫不將則孫吳相皆蕭鄧終不採將於昔哲求相於前賢卿自識拔不明求之不至奈何厚誣四海乎群臣咸悅僭位二十二年而卒泓興子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興死僭帝位晉太尉劉裕總大軍伐泓遣檀道濟攻潼關姚紹遣長史姚洽率騎三千屯於河北之九原欲絶道濟諸縣租輸洽辭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今兵衆單弱而遠在河外雖明公神武然鞭短勢殊恐無所及紹不聽沈林子要洽於河上洽戰死泓僭位二年劉裕至長安泓將妻子詣壘門降裕裕送泓至建康市斬之百里

之內草木皆燋死

右後秦三十二年為劉裕所滅

西秦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為苻堅將軍堅死自稱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改元建義僭位四年卒

乾歸國仁弟仁死僭位二十四年卒

熾磐乾歸子性勇果臨機能斷僭位七年而卒

慕末熾磐子僭位二年為赫連所殺

右西秦四主於河西三十七年為赫連勃勃所滅

後涼呂光字世明略陽氐人父婆樓佐命苻堅官至太尉光年十歲與諸童兒戲於邑里為戰陣之法及長身長八尺四寸目有重瞳子苻堅以為將軍揔兵七萬鐵騎五千以討西域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

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元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有濟諸軍俄而大雨平地水深三尺至龜茲國大敗之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大饗將士始獲鳩摩羅什光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而還光聞堅敗據姑臧自領涼州刺史後僭即天王位改年龍飛光疾立子紹爲天王自爲太上皇僭位十一年而卒

紹既立爲庶兄纂所殺

纂光庶子殺紹自立僭位三年卒

隆光弟寶子美姿貌善騎射纂死隆遂僭位後為姚興所攻竟降興爲興所殺

右後涼四主十四年國滅

後燕慕容垂皝第五子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七寸垂手過膝敗桓溫於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惡之垂懼奔符堅堅以爲將軍及堅敗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之垂子寶曰家國傾喪皇綱廢弛至尊明命著之圖籙當隆中興之業少康之功也垂曰汝言是也吾昔爲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王又爲王猛所譖復見昭亮國士之禮每深報德萬分未一如使秦運必窮歷數歸我授首之便何慮無之乃以兵屬堅請至鄴展拜陵墓堅許之遂攻鄴城符丕走垂僭位改元建興在位十三年死

寶垂第四子垂死即僞位爲魏師所伐寶乃盡衆出戰騎三萬七千步卒十二萬敗績而還魏軍方軌

而至上下恐懼三軍奪氣寶率萬騎奔薊僭位三
年為蘭汗所殺
盛寶庶子殺蘭汗僭位三年而卒
熙垂子盛死僭位四年為馮跋所殺跋奉寶養子高
雲為主為幸臣離班所殺跋遂篡其國
右後燕四主通高雲二十四年為馮跋所滅
南凉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呂光署為益州牧左賢
王烏孤留其鼓吹羽儀謝而遣之自稱大單于西平
王都廣武年號大初更稱武威王僭位三年而死弟
利鹿立
利鹿孤既立聞呂光死改元建和僭位三年而死弟
傉檀立

僭檀少機警有才略姚興遣尚書郎韋宗詣僭檀僭檀與宗論六國縱橫之規三家戰爭之略遠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敗權變無窮辭辯清辯宗出而歎曰命代之才經綸名教不必華宗夏士吾觀僭檀神機秀發信一代之偉人僭位十三年爲乞伏熾磐所殺

右南涼三主十九年國滅

南燕慕容德皝之少子母公孫氏夢日入臍中晝寢而生德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偉額有日角足下有偃月重文博覽群書符堅敗於鄴其兄垂稱燕王封德范陽王及魏逼鄴乃率户四萬自鄴徙於滑臺後以滑臺分晉魏之間乃引師而南兖州諸城悉降置守宰以撫之遂入廣固僭帝位改元建平於是講武於

城西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五萬三千
周亘山澤旌旗彌漫鉦鼓之聲震動天地立兄子超
為太子僭位五年而卒
超身長八尺要帶九圍精彩秀發容止可觀德死僭
位改元太上超用公孫五樓時人為之語曰欲得侯事
五樓晉將劉裕伐超超引群臣議五樓曰吳兵輕果
所利在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
徐選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粮運別勑段暉率兖州之
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
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無所資
堅壁清野以待釁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下策
也超不從慕容鎮曰苟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終

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束馬之險卒擒於鄧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又不從俄而晉度峴超乃奔還廣固保小城慕容鎮曰陛下躬率六軍身先奔敗群臣解心士庶喪氣內外之情不可復恃正當更決一戰以爭天命今散卒還者猶有數萬可悉出金帛餌令一戰天若相我足以破賊如其不濟死亦爲美不可閉門坐受圍擊未幾王師圍城四面皆合於是五樓爲地道出戰王師不利河間人元文說裕曰昔趙攻曹嶷望氣者以爲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季龍從之嶷請降後慕容恪之攻段龕亦如之而龕亦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於是城

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大半裕四面進攻殺傷甚衆尚書韓悅開門以納王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走出為裕軍所執僭位六年裕數之以不降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唯以母託劉敬宣而已送建康市斬之

右南燕二主據齊地十一年為劉裕所滅

西涼李暠字元盛隴西成紀人祖弇事張軌為將軍元盛少而好學通涉經史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常與呂光太史令郭黁同宿黁起謂元盛曰君有國土之分家有騧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呂光將軍段業自稱凉州牧業以元盛為燉煌太守元盛初難之會生白額駒乃從之遂稱藩于鄴後還居酒泉遂以疾卒子士業立

士業府寮奉爲涼州牧自征沮渠蒙遜爲蒙遜所殺

右西涼二主二十四年而滅

北涼沮渠蒙遜其先爲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爲氏蒙遜博涉群史頗曉天文殺段業自稱涼州牧後又破傉檀于窮泉乘勝入姑臧僭河西王位改元元始在位三十三年卒子茂虔立

茂虔六年爲魏所滅

右北涼二主三十九年爲魏所滅

夏赫連勃勃匈奴左賢王之後身長八尺五寸辯慧美風儀姚興鎮朔方遂僭稱天王建元龍昇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營起都城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暴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及劉

裕滅姚宏留子義真鎮長安而還勃勃謂王買德曰朕將進圖長安卿試言取之方略買德曰劉裕滅秦所謂以亂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事爾無暇有意於中原陛下以順伐逆義貫幽顯百姓以君爲命望陛下義旗之至以日爲歲矣青泥上洛南師之衝要宜置遊兵斷其來去之路然後杜潼關塞崤陝絕其水陸之道聲檄長安申布恩澤三輔父老皆壺漿以迎王師矣義真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旬之間必面縛麾下所謂兵不血刃不戰而自定也勃勃善之其子璝率騎二萬伐長安赫連昌屯兵潼關以買德爲撫軍南斷青泥勃勃率大

軍繼發據咸陽長安楨棌路絶劉裕聞之大懼召義真東鎮洛陽勃勃遂入長安僣即帝位改元昌武以東魏逼朔方留子璝守長安而還統萬僣位十八年死子昌立

昌立四年魏殺昌弟定立

定立三年爲魏所滅

右夏三主一十五年據朔方爲魏所滅

北燕馮跋信都人幼而懿重少言寛仁有大度慕容熙以爲將軍後殺熙自立僣稱天王國即號燕建元太平以凡子乳陳爲青州牧乳陳叛跋遣馮宏討之尅期出戰將軍張興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擊營宜命三軍以備不虞宏乃密嚴人課草十束畜火

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遣壯士千餘人斫營衆火俱起伏兵要擊俘斬無遺遂殺乳陳跋僭位二十一年死弟宏殺跋子翼自立宏僭位七年爲魏所殺

右北燕二主二十八年而滅

前涼起晉惠永寧二年　後蜀起永寧三年　前趙起永興元年

後趙起晉元大興二年　前秦起晉穆永和六年　前燕起大咸口年

後秦起晉孝武太元九年　西秦起十年　後涼起十一年

後燕起十一年　南涼起後魏皇始二年　南燕起大興二年

西涼起四年　北涼起四年　夏起天賜四年

北燕起六年

總按載記及諸家著述其編次十六國皆先後

不定令據僣位年月向前者爲之次第云爾